燕在閣知新錄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二

豐山王　棠勿翦氏彙訂

古歙曹志宏浚源

灃濱黃宗羲蓮坡

洪源洪慎行若山

新安汪德齡汝錫　叅校

汴梁宮

廉訪使楊文憲公煥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己亥春三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於廢宮之長生殿懼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門外南薰

南城之北新城門豐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少北曰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撿院西曰登聞鼓院撿院之東曰左掖門門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門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墻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右曰東上閤門左曰西上閤門皆南嚮東

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樓西曰瓊香亭亭西曰涼位有樓樓北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峰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巖殿曰山莊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院北曰湧翠峰峰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殿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

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州殿長生之南曰閱武殿閱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秘書監秘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門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徽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

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太后苑苑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竝小東華與正東華對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局嘉瑞樓西曰三廟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竝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竝不錄觀其制度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

珠璧華麗之室耶無也公又有錄汴梁宮人五言絶句一十九首今記數首於此歲歲逢元夜金蛾鬧簇巾見人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又一首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彩吏花攤月賜錢

南渡宮殿

陳隨應南渡宮門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爲行宮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朶殿接脩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閤廊回路

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出拱殿五間十二架修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修廣各丈五朶殿四兩廊各二十四殿門三間內龍墀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第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芙容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宮屬直舍轉外窑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賛導春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凝

華殿瞻箓堂環以竹左寢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一十楹左燕齋太子門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竟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間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揚春亭清晝亭前芙蓉後木樨玉質亭梅繞之由繹已堂過錦臙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千樹曰梅岡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祐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鍾呂曰得眞橋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

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爲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鍾鳴觀堂之鍾應之則駕興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履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淸漣怪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拱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正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蟻聚焉又東過閣子庫睿思殿儀鸞修內人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此上二記宋

之宮闕槩可見矣

元季宮殿

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爲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萬歲山浚太液水派玉泉通金水縈畿帶海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城方六十里里二百四十步分十一門正南曰麗正南之右曰順承南之左曰文明北之東曰安貞北之西曰健德正東曰崇仁東之右曰齊化東之左曰光熙正西曰和美西之右曰肅清西之左曰平則大內南臨麗正則正衙曰大明殿曰延春閣宮城周回九里三十步東

西四百八十步南北六百十五步高三十五丈甎甃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時動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卽工分六門正南曰崇天十二間五門東西一百八十七尺深五十五尺高八十五尺左右朶樓二朶樓登門兩斜廡門闕上兩觀皆三朶樓連朶樓東西廡各五間西朶樓之西有塗金銅幡竿附宮城南面有宿衛有廬凡諸宮門皆金鋪朱戶丹楹藻繪彤壁琉璃瓦飾簷脊崇天之左曰星拱三間一門東西五十五尺深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崇天之右曰雲從制度如星拱東曰東華七間三門東西一百十尺深四十五尺高八十尺西曰西華

制度如東華北曰厚載五間一門東西八十七尺深高如西華角樓四據宮城之西隅皆三朶樓琉璃瓦飾簷脊直崇天門有白玉石橋三虹上分三道中爲御道鐫百花蟠龍星拱南有御膳亭亭東有拱辰堂蓋百官會集之所東南角樓東差北有生料庫庫東爲柴場夾垣東北隅有羊圈西南角樓南紅門外留守司在焉西華南有儀鸞局西有鷹房厚載北爲御苑外周垣紅門十有五內苑紅門五御苑紅門四此兩垣之內也大明門在崇天門內大明殿之正門也七間三門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四十四尺重簷日精門在大明門左月華門在

大明門右皆三間一門大殿乃登極正旦壽節會朝之正衙也十一間東西二百尺深一百三十尺高九十尺柱廊七間深二百四十尺廣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寢室五間東西夾六間後連香閣三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青花石礎白玉石圓碣文石甃地上藉重茵丹楹金飾龍繞其上四面朱瑣窗藻井間金繪飾燕石重陛朱闌塗金銅飛雕冒中設七寶雲龍御榻白蓋金縷褥並設后位諸王百寮怯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前置燈漏貯水運機小偶人當時刻捧牌而出木質銀裹漆瓮一金雲龍蜿繞之高一丈七尺貯酒可

五十餘石雕象酒卓一長八尺闊七尺二寸玉甕一玉編磬一巨笙一玉笙玉箜篌咸備於前前懸繡緣朱簾至冬月大殿則黃猫皮壁幛黑貂褥香閣則銀鼠皮壁帳黑貂煖帳凡諸宮殿乘輿所臨御者皆丹楹朱瑣窓間金藻繪設御榻裀褥咸備屋之簷脊皆飾琉璃瓦文思殿在大明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紫檀殿在大明寢殿西制度如文思皆以紫檀香木爲之縷花龍涎香間白玉飾壁草色髹綠其皮爲地衣寶雲殿在寢殿後五間東西五十六尺深六十三尺高三十尺鳳儀門在東廡中三間一門東西一百尺

深六十尺高如其深門之外有庖人之室稍南有酒人之室麟瑞門在西廡中制度如鳳儀門之外有內藏庫二十所所為七間鍾樓又名文樓在鳳儀南鼓樓又名武樓在麟瑞南皆五間高七十五尺嘉慶門在後廡寶雲殿東景福門在後廡寶雲殿西皆三間一門周廡一百二十間高三十五尺四隅角樓四間重簷凡諸宮周廡並用丹楹彤壁藻繪琉璃瓦飾簷脊延春門在寶雲殿後延春閣之正門也五間三門東西七十七尺重簷懿範門在延春左嘉則門在延春右皆三間一門延春閣九間東西一百五十尺深九十尺高一百尺三簷重

屋柱廊七間廣四十五尺深一百四十五尺高五十尺寢殿七間東西夾四間後香閣一間東西一百四十尺深七十五尺高如其深重簷文石甃地藉花毳裀簷帷咸偹白玉石重陛朱闌銅冒楯塗金雕翔其上閣上御榻二柱廊中設小山屏床皆楠木爲之而飾以金寢殿楠木御榻東夾紫檀御榻壁皆張素畫飛龍舞鳳西夾事佛像香閣楠木寢床金縷褥黑貂壁帳慈福殿又曰東煖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東西三十五尺深七十二尺明仁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慈福景耀門在左廡中三間一門高三十尺清灝門在右廡中制

度如景耀鍾樓在景耀南鼓樓在清灝南各高七十五尺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玉德殿在清灝外七間東西一百尺深四十九尺高四十尺飾以白玉甃以文石中設佛像東香殿在玉德殿東西香殿在玉德殿西宸慶殿在玉德殿後九間東西一百三十尺深四十尺高如其深中設御榻簾帷裀褥咸備前列朱闌左右闢二紅門後山字門三間東更衣殿在宸慶殿東五間高三十尺西更衣殿在宸慶殿西制度如東殿隆福殿在大內之西興聖之前南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繚以磚垣南紅門一東紅門一後紅門一光天門光

天殿正門也五間三門高三十二尺重簷崇華門在光天門左膺福門在光天門右各三間一門光天殿七間東西九十八尺深五十五尺高七十尺柱廊七間深九十八尺高五十尺寢殿五間兩夾四間東西一百三十尺高五十八尺五寸重簷藻井瑣窗文石甃地藉花毳裀懸朱簾重陛朱闌塗金雕冒楯正殿縷金雲龍樟木御榻從臣坐床重列前兩傍寢殿亦設御榻裀褥咸備青陽門在左廡中明暉門在右廡中各三間一門翥鳳樓在青陽南三間高四十五尺騶龍樓在明暉南制度如翥鳳後有牧人宿衛之室壽昌殿又曰東煖殿在寢

殿東三間前後軒重簷嘉禧殿又曰西煖殿在寢殿西制度如壽昌中位佛像傍設御榻針線殿在寢殿後周廡一百七十二間四隅角樓四間侍女直廬五所在針線殿後又有侍女室七十二間直廬後及左右浴室一區在宮垣東北隅文德殿在明暉外又曰楠木殿皆楠木爲之三間前後軒一間盝頂殿五間在光天殿西北角樓西後有盝頂小殿香殿在宮垣西北隅三間前軒一間前寢殿三間柱廊三間後寢殿三間東西夾二間文宸庫在宮垣西南隅酒房在宮垣東垣隅內庖在酒房之北興聖宮在大內之西北萬壽山之正西周以

磚垣南闢紅門三東西紅門各一北紅門一南紅門外
兩傍附垣有宿衛直廬凡四十間東西門外各三間南
門前夾垣內有省院臺百司官侍直板屋北門外有窨
花室五間東夾垣外有宦人之室十七間凌室六間酒
房六間東北西門外綦置衛士直宿之舍二十一所所
爲一間外夾垣東紅門之直儀天殿弔橋西紅門一達
徽政院門內差北有盝頂房二各三間又北有屋二所
各三間差南有庫一所及屋三間北紅門外有臨街門
一所三間此夾垣之北門也興聖門興聖殿之北門也
五間三門重簷東西七十四尺明華門在興聖門左肅

章門在興聖門右各三間一門興聖殿七間東西一百尺深九十七尺柱廊六間深九十四尺寢殿五間兩夾各三間後香閣三間深七十七尺正殿四面朱縣瑣窗文石甃地藉以毳裀中設扆屏榻張白蓋簾帷皆線繡爲之諸王百寮宿衛官侍宴牀重列左右其柱廊寢殿亦各設御榻裀褥咸備白玉石重陛朱闌塗金冒楯覆以白磁瓦碧琉璃飾其簷脊弘慶門在東廡中宣則門在西廡中各三間一門凝暉樓在弘慶南五間東西六十七尺延顥樓在宣則南制度如凝暉嘉德殿在寢殿東三間前後軒各三間重簷寶慈殿在寢殿西制度同

嘉德山字門在興聖宮後延華閣之正門也正一間兩夾各一間重簷一門脊置金寶瓶又獨脚門二周閣以紅板垣延華閣五間方七十九尺二寸重阿十字脊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飾以簷脊立金寶瓶單陛御榻從臣坐床咸具東西殿在延華閣西左右各五間前軒一間圓亭在延華閣後芳碧亭在延華閣後圓亭東三間重簷十字脊覆以青琉璃瓦飾以綠琉璃瓦脊置金寶瓶徽青亭在圓亭西制度同芳碧亭浴室在延華閣東南隅東殿後傍有盝頂井亭二間又有盝頂房三間畏吾兒殿在延華閣右六間傍有窨花半屋八間木香亭

在畏吾兒殿後東盝頂殿在延華閣東版垣外正殿五間前軒三間東西六十五尺深三十九尺柱廊二間深二十六尺寢殿三間東西四十八尺前宛轉置花朱闌八十五扇殿之傍有盝頂房三間庖室二間面陽盝頂房三間妃嬪庫房一間縫紉女庫房三間紅門一盝頂之制三椽其頂若笥之平故名西盝頂殿在延華閣西版垣之外制度同東殿東殿之傍有庖室三間好事房二各三間獨脚門二紅門一妃嬪院四二在東盝頂殿後二東西盝頂殿後各正室三間東西夾四間前軒三間後有三椽半屋二間侍女室八十三間半在西東妃

嬪院左西向半在西妃嬪院右東向室後各有三椽半屋二十五間東盝頂殿紅門外有屋三間盝頂軒一間後有盝頂房一間庖室一區在凝暉樓後正屋五間前軒一間後披屋三間又有盝頂房一間盝頂井亭一間周以土垣前闢紅門酒房在宮垣東南隅庖室南正屋五間前盝頂軒三間南北房各三間西北隅盝頂房三間紅門一土垣四周之學士院在閣後四盝頂殿門外之西偏三間生料庫在學士院南又南爲鞍轡庫又南爲軍器庫又南爲庖人牧人宿衛之室藏珍庫在宮垣西南隅制度如酒室惟多盝頂半屋三間庖室三間萬

壽山在大内西北太液池之陽金人名瓊花島中統三年修繕之至元八年賜今名其山皆叠玲瓏石爲之峰巒隱映松檜隆鬱秀若天成引金水至其後轉機運㪺汲水至山頂出石龍口注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後有石刻蟠龍昂首噴水仰出然後出東西流入於太液池山前有白玉石橋長二百餘尺直儀天殿後橋之北有玲瓏石擁木門五門皆爲石色内有隙地對立日月石西有石棋枰又有石坐床左右皆有登山之徑縈紆萬石中洞府出入宛轉相迷至一殿一亭各擅一景之妙山之東有石橋長七十六尺濶四十一尺半爲石渠以載

金水而流於山後以汲於山頂也又東為靈圃奇獸珍禽在焉廣寒殿在山頂七間東西一百二十尺深六十二尺高五十尺重阿藻井文石甃地四面瑣窗板密其裏徧綴金紅雲而蟠龍矯蹇于丹楹之上中有小玉殿內設金嵌玉龍御榻左右列從臣坐牀前架黑玉酒瓮一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為魚獸出沒於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又有玉假山一峰玉響鐵一縣殿之後有小石笋二內出石龍首以噀所引金水西北有廁堂一間仁智殿在山之半三間高三十尺金露亭在廣寒殿東其制圓九柱高二十四尺尖頂上置琉璃珠亭

後有銅幡竿玉虹亭在廣寒殿西制度同金露方壺亭
在荷葉殿後高三十尺重屋八面重屋無梯自金露亭
前複道登焉又曰線珠亭瀛洲亭在溫石浴室後制度
同方壺玉虹亭前仍有登重屋複道亦曰線珠亭荷葉
殿在方壺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三十尺方頂中置琉璃
珠溫石浴室在瀛洲前仁智西北三間高二十三尺方
頂中間置塗金寶瓶圓亭又曰𦡀粉亭在荷葉稍西盝
后妃添妝之所也八面介福殿在仁智東差北三間東
西四十一尺高二十五尺延和殿在仁智西北制度如
介福馬湩室在介福前三間牧人之室在延和前三間

庖室在馬湩前東浴室更衣殿在山東平地三間兩夾
太液池在大内西周若干里植芙容儀天殿在池中圓
坻上當萬壽山十一楹高三十五尺圍七十尺重簷圓
頂葢圓臺址甃以文石藉以花茵中設御榻周闌瑣窗
東西門各一間西北厠堂一間臺西向列甃塼龕以居
宿衞之士東爲木橋長一百二十尺濶二十二尺通大
内之夾垣西爲木弔橋長四百七十尺濶如東橋中闕
之立柱架梁於二舟以當其空至車駕行幸上都則畱
守官移舟斷橋以禁往來是橋通興聖宮之夾垣後有
白玉石橋乃萬壽山之道也犀山臺在儀天殿前水中

上置木芍藥隆福宮西御苑在隆福宮西先后妃多居焉香殿在石假山上三間兩夾二間柱廊三間龜頭屋三間丹楹瑣窗間金藻繪玉石礎琉璃瓦殿後有石臺山後闢紅門並立紅門三三門之外有太子斡耳朶荷葉殿殿在香殿左右各三間圓殿在山前圓頂上置塗金寶珠重簷後有流杯池池東西流水圓亭二圓殿有廡以連之歇山殿在圓殿前五間柱廊二各三間東西亭二在歇山後左右十字脊東西水心亭在歇山殿池中直東西亭之南九柱重簷亭之後各有侍女房三所所為三間東房西向西房東向前闢紅門三門內立石

以屏內外外築四垣以周之池引金水注焉椶毛殿在
假山東偏三間後盝頂殿三間前啓紅門立垣以區分
之儀鸞局在三紅門外西南隅正屋三間東西屋三間
前開一門史官虞集曰嘗觀紀籍所載秦漢隋唐之宮
闕其宏麗可怖也高者七八十丈廣者二三十里而離
宮别館綿延聯絡彌山跨谷多或至數百所嘻其木妖
哉由余有言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則苦人矣
由余當秦穆之時爲是言俾見後世之侈何如也雖然
紫宮著乎玄象得無棟宇有等差之辨而茅茨之簡又
烏足以重威於四海乎集佐修經世大典將作所疏宮

關制度爲詳於是知大徑庭于古也云云

明南京北京宮殿

朱國禎曰南京宮殿作於吳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興工所司進圖悉去雕琢奇麗者門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華蓋曰謹身兩宮曰乾淸坤寧四門曰午門曰東華西華玄武大略已定登極前一月御新宮以即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內午門添兩觀中三門東西爲左右掖門奉天門之左右爲東西角門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兩廡之間左文樓右武樓奉天門外兩廡曰左順右順及文華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內金水

橋又建端門承天門樓各五間及長安東西二門通西宮則上燕居之所也太祖集諸地師數萬人卜築大內塡燕尾湖爲之雖決於劉基實上內斷基不敢盡言也二十五年後知其悞乃爲文祭光祿寺竈神云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惟宮城前昂中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只得聽天惟願鑑朕此心福其子孫云云此眞大聖人心腸故文皇北都享國長久文皇初封於燕以元故宮爲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難後就其地亦建奉天諸殿十五年改建大內于東去舊宮可一里悉

如南京之製而弘敞過之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內也此得地脈盡處前挹九河後拱萬山正中表宅水隨龍下自辛而庚環注皇城繞巽而出又五十里合於潞河余過西華門馬足恰恰有聲俯視見石骨黑南北可數十丈此真龍過脉處出西直門高梁橋一帶望之隱隱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設至我明始開天壽山又足以配帝王萬萬世之傳寧有極哉既遷大內東華門之外逼近民居喧囂之聲至徹禁御未暇經理又殿成即遇災以奉天門爲常朝之所故諸宮闕及各衙門皆未備至宣德七年始加恢擴移東華門於河之東遷民居於西

之隙地正統初木楠已積三十萬餘他物稱是五年十三月興工六年九月三殿兩宮皆成十一月朔御殿頒詔大赦次日復御殿頒曆又次日文武羣臣上表致賀而兩都規制始大備矣永樂十八年三殿工畢上召漏刻博士胡奫卜之布算訖跪曰明年某月某日午時當燬上大怒囚之至期獄卒報以午過無火胡服毒死則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在永樂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門災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驟起由正殿延燒至午門樓廊俱盡次日辰刻始息越十餘

日上諭以永樂殿災尚有門代今滿區一空禁地可乎殿庭無不復之理當仰承仁愛毋賣直爲忠於是禮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復但事體重大工費浩煩容臣等會同勘議上曰當先作朝門并午樓爲是殿堂郎隨次爲之明年七月大朝門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時上性嚴急諸臣竭力從事隨宜參酌須彌座鉠壞者補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請額諭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當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於是部臣謂當爲横匾天字居中兩傍稍下相對上復以爲不雅取洪範彝義

改奉天殿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華蓋殿爲中極殿謹身
殿爲建極仍直扁順書文樓曰文昭閣武樓曰武成閣
左順門曰會極右順門曰歸極東角門曰弘政西角門
曰宣治又改乾清右小閣曰道心旁左門曰仁蕩右曰
義平攷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來所無其名之正亦自
來所不及方幸汴梁郎築奉天臺今在藩司治後蓋太
祖心與天合故念念在茲不敢忘世宗既改大禮盡羣
臣力爭遂改郊改廟一切變易從新并改殿名大臣隨
聲附和舉朝皆震慴不敢言穆廟立應詔陳言者每每
有復殿名一欵時亦不從今劫灰已久未暇議及日後

工完聖明深念祖德仍奉天之舊可也兩宮之災則正德九年與萬曆二十年各一次旋卽葺復而今新宮尤偉葢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世廟時亦必易名矣南城在大內東南英皇自北歸居之其中翔鳳等殿石欄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內官悉取去爲用又聽奸人言伐四圍樹木英皇甚不樂旣復辟悉下內官陳謹等四十五人於獄令鎖項修補完備各降其職尋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成正殿曰龍德南門曰丹鳳殿後鑿石爲橋其後壘石爲山曰秀巖山頂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又其後曰圓殿引水環之左右列以亭館雜植奇

花異木其中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賞世廟中復臨幸余備史官丁酉八月遊其中得悉勝概石橋通體皆盤雲龍勢躍躍欲動東爲離宮者五大門及殿皆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跨以橋池之前後爲石壇者四植以栝松最後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圍廊與後殿相接其制一律想倣大內式爲之太祖欽定所謂蕭去雕鏤存樸素者梳粧臺大內後苑山石宣宗廣寒殿記詳矣傍有所謂梳粧臺者相傳起于遼之蕭后考之遼史望氣者言女直有天子氣甚旺遣使跡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瓏奇特時女直方臣于遼遼多所需索因請

此山自行輦取許之乃大發人夫鑿而載之鑿之夜山鳥皆悲鳴即以其石築臺此臺與山之所自起也其後益以艮嶽當是金完顏亮以前事宣皇止以艮嶽立論當時閣臣宜密奏補所未足而竟寂寂豈畏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來歷故然耶

棠書秦漢隋唐宮殿及汴梁南渡宮殿隨又錄虞伯生元季宮殿茲補錄朱國禎所論明南北宮殿用成一書嗚呼禾黍興懷古今一致安用是喃喃哉不知按圖索駿駿固難求以跡思名事皆陳列懷古者讀其書神遊其境亦致歎憑弔之無由是則予纂輯之意云耳

仲長統論大位

仲長統曰夫人待君子然後化成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任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藿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咸熙者未必不由此也誠哉至言今世居大位徒藉清高之名而庶務不理者多也開虛僞之名五字人或知之[illegible]

地之性五字人見不到此眞伐毛洗髓之論士君子不素位而妄言淸高者當亦廢然而返矣

量如天地

人識量褊淺皆由未學若能知得道體量界自然宏大程氏遺書最說得好云人有斗筲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有天地之量斗筲之量固不足算如鍾鼎江河亦已大矣然滿則溢也唯天地之量者無得而損益苟非聖人孰能當之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量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些子而滿

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譬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鄧艾年七十位三公處得甚好及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破符堅報至不喜歸折屐齒終强不得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不同其爲酒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益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只是識量不足也

相度

讀書鏡云李沆爲丞相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抵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詬怒隨馬後肆言曰居大位而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於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國曰天下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相嘗語子孫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忍則何事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

於輔臣又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厚
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蟇禪一跳即倒耳

美則歸君

晏子之使魯也景公興大臺之役晏子歸而諫止其君
矣出而鞭朴其役夫速臺成焉聲譽歸之君災禍歸之
身君子所以歎也子罕之相宋也爵賞君行之刑戮身
行之君當其美臣受其惡宋君所以歎也是以子路治
蒲簞食壺漿以饋饑者夫子使子路止之非止出之行
仁也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將焉用之

秤停

劉器之嘗謂予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因言元祐間嘗見馮當世言及熙寧初與陳暘叔吕寳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而吕寳臣尤善秤停事每事之來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也事經寳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器之因極言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二字不可不詳思熟講也寳臣即惠穆公也此出宋趙善璙自警編棠謂諸葛公云我心如秤不能爲人低昂秤停云者即無低昂之謂也秤非停不見其平停非秤不得其要此二字捨一不得也或曰停調停也作調

停解更有作用在棠思既能如秤又能調停非有經有權者不能爲人如武侯可矣

厚德

北齊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邵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范蜀公蒙求盧公多遜與李昉相善昉待之不疑多遜知政多毀昉人以告昉昉不信後太宗語及多遜事昉爲解釋太宗曰多遜毀卿一錢不直涑水記聞王太尉薦寇萊公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曰卿稱其美

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又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儉德化人

唐楊綰始同平章事御史中丞崔寛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隍爲當時第一即遣人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見聞靡然自化不可勝紀昔公儀休爲魯相無所變更百官自正食祿者不敢與下民爭利葢其儉德清望足以動人如此

大酺官職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眞宗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無一人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勳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無

親戚賓客飲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張九成論曰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動其心其所養爲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爲富貴莫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者傷哉

文正寬厚

王文正公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

公覘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愬于公曰庖肉爲饔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饔人私食公曰盡一斤可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

雅量

韓魏公在大名日有人獻玉盞二隻云耕者入壞冢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爲寶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復以錦衣置玉盞其上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勸坐客俄爲一吏誤觸倒玉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且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

客曰凡物之成毀亦自有時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歎服公寛厚不已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傍侍兵他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褏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大分故小人少忌之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曰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或問伊川量可學否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進曰

如韓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間氣棠謂間氣與正氣不同伊川謂魏公是間氣可知仍有不足在

夏忠靖公器宇靚深閎廓不見涯涘嘗有從吏污公金織賜衣懼而逃者公曰污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是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䓜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薛文清公曰惟寬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

達賢錄

魏鶴山云某嘗以呂文穆夾袋册韓忠獻甲丙集呂正獻掌記曾宣靖雎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學章藁范文獻手記近世虞忠肅翹材館錄之類萃爲一編名達賢錄亦使士大夫識得行已用世規模須至推誠心布公道集謨慮廣忠益不惟資人輔已濟一旦之用往往居德養才流風所被薰習漸漬逮乎數世乃爲先知先覺職分當然達賢錄棠未見元朝之書當不至湮沒無聞有志之士務爲搜訪以廣其傳亦培養人材之一助

戒更革

劉元城論本朝最得大臣體者惟李沆沆之所云大似失言然有深意沆嘗云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其法雖不無小害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所以紛紛也趙韓王爲相置二大甕於座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卽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沆居重位實無補萬一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法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勅局浮食是

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不看詳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時寢罷編摩之事稽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利不什不變法甚言更革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知捄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弊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于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弊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見矣或

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誣乎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否則王莽之井田房琯之車戰適足以貽千古之誚

元人爲宰相須福德才量四者兼備之說誠亦前人所未道也然君子所務亦惟曰德才量而已而福不與焉

老成人

史漸曰忠厚近迂潤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葢老臣舊德功業已見于時聞望以孚於衆商功利

謀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廊廟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勵偷如太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蕩之什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謝枋得曰三代以上國有大事皆决於老成人之言曰國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無侮老成人盤庚所與也曰汝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周王所以訓也棠攷國家不可一日無老成人昔李固謂樊英黃瓊楊厚等免歸一日朝會諸侍中竝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備顧問爲可歎息如固之奏此豈少年浮薄者之所能測識哉至於庶民之家以老成爲遲鈍

往往相與怨之是以風俗日趨於下流而莫之救矣

愛名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爲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爲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

循吏行事本人情而不泥乎大法於訓誨之中每存寬厚之意漢卓茂之所言所行者是也昔卓茂爲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不忍

欺之人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女求乎爲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意遺之乎人曰往遺之爾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人曰竊聞賢明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取人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人矣凡人之所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隣里長老尚致餽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況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强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耶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苟如此律何故禁茂笑曰

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敎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

忍辱負重

孫權以陸遜爲鎮西將軍諸將不相聽從遜按劍曰主上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棠按忍辱二字是立身大本領古來能忍辱者成大事不能忍辱者僨事屈指數陳不可枚舉葢能忍辱方能負重非徒忍辱而不負重者可得而籍口也

經理流民

成化初年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爲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略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而見東晉時盧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滋縣於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荊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

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
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
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
蒞其事傑受命馳至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上德意
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原附籍為良民傑於是大會湖
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
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郡
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鄖津之地置
鄖西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
為商州而析其地為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

州之地爲桐栢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衞於鄖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已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彛而好德也㚖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設若置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稅先以覊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荊榛疆土入貢於版籍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遴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紀任總[illegible]

三才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傑右都御史尋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爲立祠焉傑山西陽城人湖廣通志曾氏熙曰惟荊襄迤西多長山大谷土壤腴沃物產富穰寒者易以爲衣饑者易以爲食此天地自然之利也利之所在民必趨之往歲流民潛聚去而復來固其所也爲政者奈何遏天地之利而拂民之性乎原公置立州縣安集流移亦惟因其利而利之順其性而導之耳昔周公毖殷頑民遷於濟邑戒長民者不忌於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忿疾於頑比年以來山町屯

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養安於無事之天非獨流民與州縣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按流民之患自古有之而制置之術莫不善於西晉莫善於原子英此舉西晉流民失處遂致李特據有巴蜀首亂天下成化劉千斤李胡子之亂流逋百萬其不爲西晉者毫髮昔江統徙戎論不庸於時識者至今爲恨周文安流民說獲用於君相如響斯應又得原子英以推行之遂臻保釐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孚於休鴻雁之什周宣王不得專美矣究一時明良聽言惟賢籌國安民之美深可爲世法故著之

收豪傑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然則盜賊之內豈無豪傑葢此輩平時不能於制科取功名又不甘鬱鬱牖下遇竊發之徒便爾出身入夥此其間不先有以安之則釀禍必熾若在太平之日自可無虞若在擾攘之會不可置而不問也旨哉富蘇秦三公之言也富弼言於仁宗曰訪得多有凶險之徒始初讀書郎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仕進無路心常怏怏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胸膽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

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散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蘇軾言於仁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為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

鯢鰍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
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才
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
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
之黨可得而籠取也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於神
宗曰揚雄有言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
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
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
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
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

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兖單濰密淄齊曾濮知州諭以此意使

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奬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刼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豔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從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斂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

有盧雖上覲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蹄齧之變亦可異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爲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爲可深慮也哉臣以爲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爲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爲羣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椎魯少文

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横之才三
科足以取之若有椎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
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棠謂國家處擾
攘之日誠如三公之言也先事預防收攬豪傑則黄巢
張士誠可不販私鹽張榮亦必不為所能草書檄禁若
亦必不量江面張元吳昊亦不為夏人所用黄師宓亦
不立儂氏之謀徐伯祥亦不引交人入寇矣

吏事

張芸叟云初遊京師見歐陽公多談吏事疑之曰學者
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

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臨官夷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乃復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此遇事不敢忽也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居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人望我必爲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亦是當時一言之報也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是時老蘇父子間亦在焉嘗聞此語其後

子瞻亦以吏能自任或問之則答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嘗見今之負文名者喜言文章恥言政事故舉昔之名賢以相勸勉潤身及物非是兩途不可不深致意也

燕在閣知新錄卷十二終

姪日午 孫 樹緊 正字